

流動的性／別或僵化的「分」界？： 西門T、西門婆的性／別認同展現*

蘇淑冠

壹、「我國小就知道我喜歡女生了啦！」，或台灣女同志研究相關論述

外星話聽得眾人打瞌睡，小鬼將他們驚醒。「我不分！」聽他口氣好像也炫得很。大夥不懂他說什麼，阿寶幫他解釋所謂不分是指無所謂T或婆都可以。賈仙還是不懂，於是阿寶說：「他也可以跟你也可以跟小青，懂了吧？不分—徹底擺脫異性戀模式的宰制，女體面對女體還我純粹的真實的原創的自主的面目……」

（曹麗娟，1998，〈關於他的白髮及其他〉）¹

我們國小時不知道自己這樣是同性戀啦，只知道我們是喜歡女生的……因為那個時候總覺得 gay 跟同性戀是男生，沒有想過女生會是同性戀這樣。後來我國二有一個學姐看到我，跟我說我是 T

* 本篇文章為我碩士論文的改寫。蘇淑冠，2005，〈愉悅／逾越的身體：從社會階級觀點來看西門T、婆的情慾實踐〉，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感謝林文玲老師與丁乃非老師在論文期間和之後對文章的寶貴意見和討論，也謝謝Queer Workshop各位老師和朋友的批評與指教。

¹ 曹麗娟，1998，〈童女之舞〉，大田出版。

，我才知道什麼是T什麼是婆。就讀光○國中時班上好像也有兩、三個T，轉學到光△國中後也有六個T在我們班上，班上同學都會開玩笑說是我「同化」他們。現在在○△家商班上有4個T，3、4個婆吧。
(阿井，田野筆記)

1997年底在大學學姐的介紹下我進入女研社，周遭所謂的「女同志」朋友幾乎都以「不分」做為開頭自我介紹，一些「T」們就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揣著「T骨不分皮」出道了——那個時候，女研社社員們彷彿就像曹麗娟筆下那一群「炫得很的不分小鬼」，唱著拒絕複製男性的曲調，在T吧中對著來敬酒的老T齜牙咧嘴的微笑。

2004年初，我開始在西門町著手青少年T、婆認同研究。在比我年齡還小的西門T、西門婆對自我宣稱為「不分」者報之以「小鬼」的語言下，T婆世代年齡差距在「不分小鬼」的語境中時空交錯，如同上述引文裡賈仙對「不分」的不懂，西門町現場裡的T婆們則是「不分」的不以為然——「小鬼」一詞，拉出彼此互看視差的詮釋空間。帶著這樣的背景，在西門町和1988年次的西門T阿井結識後，他談到他班上T、婆的風景，正是這16歲而大聲說出「我國小時就知道我喜歡女生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問題意識，間接點出了女同志研究對象在年齡層分配不均上的現象：他們不是台灣同志研究以成年人為對象的熟悉身影。針對阿井敘述提出的質疑大多圍繞在國小時期如何產生超越「男」「女」性別(gender)認同與性取向(sexuality)的可能，挑動的是有關同志性／別認同主體年齡層下降的敏感神經。為什麼大多數的人對阿井這一個未成年宣稱的T認同抱持懷疑的態度？此一年齡身份本身對性／別認同的發言是不是多少有些限度？這也引發了一連串相關的問題：是不是社會風氣轉變得太過迅速而使青少年得以對T、婆認同不再遮遮掩掩？還是某些階層位置的同

志身份就從未曾對T、婆認同遮遮掩掩？「T」「婆」做為一種性／別認同的表達，在意義層次上是否與過去的研究有所差異？

1990年代開始，台灣同志運動、研究蓬勃發展。簡佳欣的碩士論文《喚出女同志：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的論述形構與運動集結》（1997）是1990年以後女同志研究發展的重要文獻之一，紀錄了1990年以後大學學院女同志以成立團體、發行刊物（例如《愛報》、《女朋友》、《我們是女同性戀》等書籍刊物）的方式集結成一旺盛知識論述能力的女同志社群；但在另一個面向，也提供我們台灣女同志研究一直被視為存在著學院化或菁英傾向的些許線索：「我們希望遇到困難的青少女同志看我們的書能樂觀一點，但是我們能提供給她們的畢竟有限，比如說，有人寫信來談認同的事，雖然是很清楚的同性戀情，但我們總不能去幫一個未成年的少女肯定她已是同性戀吧！」² 簡佳欣這段引文所指的「青少女同志」乃是升學順利的、國中或高中擁有較好資源的、偏向都會的（特別是在台灣教育體系中「好」女校、中學氣氛的）的這一群人，她所分析的這群人在思考自身同性情感經驗的時候，最有機會接觸到當時新興女同志社群的資源網絡，增加其女同志認同「存還」（survival）的機會。掌握1990年代透過大學社團來集結女同志身份認同的方式後，簡佳欣接下來的發問是：「不是這樣的背景的，比如說技職教育中的青少女同志，她們的認同空間是否不完全存在呢？」³ 點出了非校園社團背景女同志圖像的不足。

² 取自簡佳欣對台大λ社社員的訪談。簡佳欣，1997，《喚出女同志：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的論述形構與運動集結》。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理論組碩士論文，p. 53。

³ 在未能深入追蹤的情況下，簡提供其論文報導人N、X同志的T吧經驗：「該家T吧有許多的國中生和五專生出沒，她們稱之為『小大人』，就是說看起來可能至少是65年次以後的小朋友們，也穿著很正式的西裝扮T，或者穿著很女人味的服裝扮婆。」(ibid., 54)。

之後的同志研究可以說是這一問題的擴散效應，許多研究開始反思台灣同志研究和同志運動的學院化傾向（鄭敏慧，1999；莊慧秋，2002；趙彥寧，2001；吳紹文，2004；吳美枝，2004）。如吳紹文對台灣同志運動菁英化的觀察：「『菁英結盟、向下動員』成為台灣同運的特色……這也是同志運動一直被批為『過於菁英色彩』的問題所在」（吳紹文，2004: 7-10）。吳美枝則指出缺乏非都會的、勞工的、非「不分」的本土女同志相關研究：「國內攸關女同志研究大多侷限於都會區女同志的生活經驗，難道只有『不分』女同志才是唯一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的面貌浮現？」⁴ 同時她也觀察到早期台灣同志研究社群（研究者／被研究者）多集中在台北、高雄或台中等大都會，研究對象多屬大學院校社團、讀書會成員等身份，或僅以大都會區裡的T吧為研究地點：「台灣女同志的經驗研究仍有地域的侷限，非台北都會區的非菁英階級的女同志社群是待描繪的對象……如簡家欣、張喬婷、謝佩娟和鄭敏慧研究中的菁英女同志社群，是藉由刊物、網路、社團、社會運動集結而成。而由趙彥寧、賴孟如和呂錦媛的研究發現，非菁英的女同志社群大部分藉T吧集結形成。然而這兩種階級社群的集結經驗仍侷限於都會地區。」⁵

台灣同志研究面向的侷限性，以及回到台灣同志運動歷史發展的脈絡，可以發現台灣同志的「現身大任」因緣際會的綁在「都市」「青老年」「知識份子」身上，而這些身份位置的角度，促成自身面對想像中茫然無助的情慾、性／別認同的勞工、青少年社會階層時，形成某種相似的論述：

⁴ 吳美枝，2004，《非都會區、勞工階級女同志的社群集結與差異認同——以宜蘭一個「Chi - 迨T」女同志社群為例》，p. 3。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⁵ Ibid., p. 8

當這些首善之區的文化菁英都還有面子問題的時候，一個有同性戀傾向的捆工或女作業員，該怎麼去處理自己的情慾呢？連這些有辦法的人都要躲躲藏藏了，**那沒唸過書的、講起話來結結巴巴的人該怎麼辦！**（林賢修，1997: 66，粗體為筆者所加）

生活在另類情慾論述可及性低的人際網絡與文化消費方式中，最保守的性邏輯繼續在他們身上運行。……而對部分有同性情慾經驗的青少女，由於同性戀的污名，以及A片等粗糙的情慾文化素材中性化女女性愛，加上由同性戀主體出發的文化商品在形式與可及度上仍屬小眾，青少女們往往在「我這樣算同性戀嗎？」的問題中打轉。（古明君，1997: 163）

弱化情慾主體階級、年齡層面的論述方式，造成都市的、握有文化論述權的知識份子落入霸權說話位置的危險。上述論述認定非都市、非文化菁英、青少年、勞動階級身份的同志「本質」上的弱勢性，或情慾愉悅資源上的匱乏，或潛在性的預設座落在「非都市的」、「非文化菁英」位置的女同志主體沒有資源和能力處理自己的性／別認同，想像了因為缺少文化資本而怯於面對自我情慾認同，「他們」是無法開口、是需要幫助的一群，「他們」僅能是沉默的存在。

除了指出女同志研究呈現一種城市與教育的階序等級之外，我們也可以觀察到較少對不同社會階層背景女同志T、婆性／別認同或T、婆身體與情慾為核心的探討。在台灣，「T」、「婆」是如何被想像及被論述？趙彥寧曾對台灣「T」「婆」文化的起源做了深入的田野研究，認為「T」、「婆」一詞的出現可追溯至1950、1960年代美軍駐台時期，「T」、「婆」名詞的使用因而標示著「區域性的全球化」現象，即在冷戰結構下，性文化產物在亞太地區所具有的跨國流通性。而1950年代的台灣，一方面處於戰後國民黨政府對政治與社會

的強勢控制，一方面也因為美援、親美等各種「我與美友好」的語境，使台灣社會瀰漫崇洋的氣氛，並產生許多美軍出入的大飯店舞廳、酒店、PUB等等「現代化社交空間」。在台灣當時高度解嚴的社會氣氛下，這些場域提供了極度渴望社交的「圈內人」社交空間，趙彥寧指出：「只有在像中央酒店那樣的『現代化』公共空間，『圈內人』才能安全地展現他們非正統的情慾。」⁶ 延續趙彥寧的研究觀察，丁乃非和劉人鵬在另外一篇文章接著解釋，這樣的空間也提供束胸、愛女人且像男人的「越界女」Tomboy們一個反文化空間。如同戒嚴法下的嘻皮文化和搖滾樂，「酒吧」容納T、婆非正統情慾份子而被標示象徵意義和社會意義上貶抑的「頹廢」反文化形式，雖然得以讓「非正統情慾」有空間安全展現，卻也因此與主流情慾區隔開來：「這種社會及象徵意義上的貶抑（它『敗壞』、『頹廢』而且是一種『自暴自棄』的形式），使得它與主流社會—象徵意義下『好』『女生』的軌跡區別開來。好女生努力讀書立志上大學、步上異性戀婚姻之途，而頹廢的T不走這條路。這種階級性的區別，隱約強調的是文化與象徵意義上才學、性向與品味的差異。」⁷

酒店、酒吧成為包藏各種「非主流情慾」現身的空間，是對正統性／別秩序越界的挑釁，提供各種情慾流竄和消費娛樂的煙花場所。放縱的喧囂，曖昧的誘惑，挑逗、魅惑慾望的危險氛圍支配出種種好／壞女人、主流／邊緣情慾價值的再製與想像，這種藉由「空間」部署的性／別階序性卻也造成另一個效應，即在女同志圈內性／別認同上產生了分化，社會位置的差異影響了T吧文化出來的頹

⁶ 趙彥寧，2001，〈不分火箭到月球〉，《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p. 61-62。

⁷ 丁乃非、劉人鵬，2007，〈鱷魚皮、拉子餡、半人半馬邱妙津〉，《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p. 84。

廢T與「順利升學」的女同志對於性／別身體展演方式的殊異性。這解釋了1990年同志運動開始後，至1997年這一批「好」「女生」考上大學後，由於文化和象徵意義上對性／別認同的美學品味差異，使其同性情慾操演方式不認同、不同於酒店、T吧出來的T、婆的原因之一。

那麼，T、婆與西門町又是如何產生空間意象上的關連性？根據趙彥寧的田野受訪者Terri表示，1950、1960年代位於西門町的「天琴」餐廳兼酒吧是個龍蛇雜處的場域：「這裡三教九流，什麼樣的人都來，包含混混」⁸，許多早期出道的T都是在這裡認識。西門町具有空間意象上的邊緣性與階級性，使得西門町雖然位於台北市，但是有它的都市空間象徵意象的低階性（下一部分我將會談到），這一因素和上述提及「T」、「婆」頹廢意象的歷史傳承，以及西門T、西門婆自身的年齡和社會階級位置（第三部分將會談到），皆使西門T、西門婆的性／別認同與西門町的邊緣空間意象產生共生關係。

貳、歡迎來到錯誤的這一邊⁹

曾經因為在節目中發表不喜歡布袋戲的言論，引發布袋戲迷不滿的大小S，又再度語出驚人的批評，**西門町是窮學生去的地方**，……近日因為有媒體報導，蕭淑慎爆出大小S在他西門町開設的服飾店，借衣不眨眼，讓他的生意很難做，而兩姊妹問他為什麼要把店開在西門町，要是開在東區，他們就會天天買了，**西門町那種地方，他們才不敢去**，這樣的說辭也讓蕭淑慎為之氣結，而徐媽媽護女心切也表示，認為蕭淑慎的店應該開在東區比較好，因為西區都是窮學生，東區的人比較有錢、生意會比較好。……

⁸ 趙彥寧，2001，〈不分火箭到月球〉，《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p. 59。

⁹ 引自《明智的孩子》，p. 7，安潔拉·卡特著，嚴韻譯，2007，台北：行人出版社。

對於因為自己的一句話讓女兒遭到抵制的徐媽媽則再度解釋，他是以生意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並非刻意突顯區域的差異。（東森新聞報，2004/01/29，粗體為筆者所加）

台北市的西門町再度傳出青少年惹是生非。4名中輟生在街頭勒索路過的學生，要錢之外，居然還玩起毛骨悚然的遊戲，要被害人3秒鐘逃離現場，否則就拿刀砍殺，短短2個月就報案4起，其中一名知名高中的學生還被當街砍傷。（TVBS-N新聞，2004/12/14）

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在《明智的孩子》一書開頭以「歡迎來到錯誤的這一邊」的熱情感，來戲謔城市空間與人存在歸屬感的「對」與「錯」，這個「對」與「錯」也烙印出階級品味上的「高」與「低」：「如果你是美國人，先想想曼哈頓，再想想布魯克林。懂我意思了吧？或者換成巴黎人，差不多就是河左岸，河右岸的問題。倫敦呢？則有南北之分。」（p. 7）。在台北市，西門町則位處台北市發展沒落的西區，再想想東區、信義商圈，懂我意思了吧？

西門町在台北城的都市歷史有著深刻的殖民歷史經驗，它曾在日治時期被打造成慰藉日本移民的「類淺草」樂園（李明璁，2003），到國民政府來台後，轉變成為慾望上海的城市（可參見遲恆昌，2001；李明璁，2003；張曉婷，2004）。歷經了風光繁華、衰落老舊到都市更新，西門町融合了「異國風味」，如在流行服飾店擔任店長，1982年次的西門婆美眉認為西門町包含著歐美風、韓風、哈日族、上海復古風，而不是只有哈日族；加上紅樓戲院、同志三溫暖、或者同志小說背景的地景文化糾葛，西門町也被視為台灣同志歷史意義的重要符號。我在西門町做田野的這一年，第二屆台灣同志大遊行就以西門町紅樓做為遊行終點。

西門町在台北市都市更新計畫後，打造為象徵生氣勃勃的、哈

日的青少年流行次文化空間，但同時，「西門町」也常和攤販、遊民、援交妹¹⁰、幫派、同志、老人等邊緣身份牽扯在一塊。如同開頭所引的新聞報導方式，「西門町」再現為骯髒、犯罪、暴力、春色、攤販、貧窮、衰老（萬華區為台北市老社區）的聚集地。西門T、西門婆的性／別展演上體現出既主流又邊緣的空間意象（又是青少年，又是同志身份），使得空間意象與認同之間產生關連，也同時支撐著他們次文化認同空間的維繫。

以台北西門町與東區這兩個著名的娛樂消費商圈做為比較，這兩個商區的消費型態以及消費價位相比，西門町裡各式精品玩物商店裡所販賣的流行商品較能夠提供青少年一個負擔得起的價位。黃玉麗曾以年齡為指標，顯示25歲以下的青少年最常逛街的地點為西門町，26~32歲則以東區為主；如果說以哪一個商圈交通最為便利，25歲以下認為是西門町，26歲以上認為是東區；如果問及哪一個商圈商品最多元化，25歲以下認為是西門町，26歲以上認為是東區¹¹（黃玉麗，2003: 133-144）。西門徒步區裡不難看見疑似T婆配對的身影。當我詢問大多數青少年年紀的T婆喜歡到哪裡聚集時，大多一致認為「要看T喔？西門町一堆」。進入田野地後，我也觀察到西門T、西門婆的確習慣在西門町購買衣著、配件、日常生活小物、打理髮型等消費行為，選擇工作（或打工）也是以西門町為尋找的範圍。有上學唸書的西門T、西門婆也常在放學後揹著書包、穿著制服直

¹⁰ 例如媒體習於再現西門町的暗藏春色的方式：〔記者劉榮／台北報導〕台北市議員陳永德昨指出，日前朋友在西門町圓環附近，有穿著入時的年輕辣妹主動攀談，暗示要不要一起「去走走」，他詢問代價時，女子表示，只要一六八八元，就願意「單獨」陪他，西門町儼然成為台北市另類的人肉市場，盼市警局加強取締。<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mar/3/today-so7.htm>。

¹¹ 此時台北捷運南港線與板橋線皆已通車。

接來西門町晃晃，或者來○○館或△△車泡沫紅茶店聊天打牌，幾乎是到晚上九、十點左右才準備回家。

「青少年」加「窮學生」加「同性戀」(T婆)的標籤縫製出一群相似生活風格和社會階級位置的西門T、西門婆，並以「T」「婆」認同做為凝聚彼此的方式，發展出一個團體次文化。這樣可辨識的、明顯的青少年T婆族群也同時屬於消費商品召喚的對象，而以消費文化邏輯的方式把「陽剛特質」「扮」、「穿」在「生理女性」身上，滿足「T」性／別認同的完成。用消費、模仿、扮演「雌雄莫辨」的身體，攪亂了主流性／別想像，帶動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西門町裡一些跑單幫的日系服飾店嗅到這樣的氣氛，也會引進一些屬於時下gay或T流行風格的服飾和品牌。然而主流性／別視野常以負面和敵意來再現T婆配對和T身體¹²。在西門町，我也曾接觸過反對T婆分法的青少年女同志，她們排斥西門T那種太過T的樣貌與風格：「我很討厭西門町的T的那種調調！……就是那種很不成熟穩重的感覺嘛！我覺得這樣討厭，很像痞子，跟男人有什麼兩樣？」此類「不成熟穩重」一說，很弔詭地以類似的排斥、否定語調，現身在兩造不同說話團體的語境裡——在另一個地方，西門T、西門婆對「不分」(或看不出是「T」樣子而自稱「T」的「T」)者也是以「小鬼」(不懂事、不成熟)的方式指涉。「T」「婆」或「不分」的性／性別在此定義下，不單是單純的性別符號，「成熟」一詞所代表一方是性／別秩序的立場，是對「像男人」的女人的否定，具有身體階序位置上

¹² 如遲恆昌論文裡指出，西門町新興的健身中心成為男同性戀慾望之地，近來以女同性戀顧客為主的泡沫紅茶店XX館在西門町出現，使遲文裡受訪者貓王說：「XX館都是那種的泡沫紅茶店，幾乎都是同性戀，女生的同性戀，你眼睛往裡面看幾乎都是短頭髮那種，在外面那樣子看你……很噁心。」(2001: 100) 躲在西門町熱鬧徒步區旁幽閉巷弄的XX館紅茶店，和熱鬧的西門町主要徒步區的氣氛，依舊是個空間象徵上鮮明的對比。

高度；在西門T婆這裡，「成熟」則是召喚出以台灣T吧出發的性／別歷史正統性，以「歷史年齡」做為自身發話位置的知識，對「老」與「新」（成熟／小鬼）重新畫界。（這於本文第四部分將會討論）。

以台北市為例，西門町同志形象與公館彩虹社區召喚的同志形象兩者暗藏著階級、年齡、學歷上的差異。對「西門町」的不友善，除了標示為聚集大量（噁心的）「同性戀者」之外，西門町的污名還包括「援交」與「色情」，治安敗壞也是描述西門町的「後街」圖像之一，包含強調西門町高頻率發生的偷竊搶劫、不良少年鬧事、或聚集家庭破碎、深夜不歸的青少年和集結幫派等，「治安問題」遂也成為西門町消費圈的形容詞。西門町在娛樂消費的階序上，成為品味、購買力的次等之外，也成為治安、社會問題的材料來源。這些再現皆使「西門町」雖然處於台北市都會區，但以都市內部的階級性，與東區、公館區域的空間意象相較，西門町則是滑入低階、邊緣的位置。

上述兩條軸線——社會歷史條件孕生的「頹廢的T、婆性／別身體」和「西門町的邊緣空間意象」——雙重疊壓在西門T、西門婆身上。第三層面則是從西門T、西門婆自身的階級處境位置出發的觀察。

參、西門T、婆階級處境

正統性／別秩序中，T的身體和情慾是一種越界¹³，因此「西門

¹³ 「T」、「婆」做為一個情慾主體展現，持續成為女同志女性主義性／別論述辯論的問題。「愛女人、像男人」的陽剛「T」承載台灣歷史發展中「頹廢性」的污名之外，也視為性／別

T」以及相對應的「西門婆」的命名，企圖想要凸顯「女同志」一詞無法適切標示西門T、西門婆的邊緣性和特殊性；「女同志」因而成為指涉他們時被括號起來的概念，此命名也是我質疑「女同志」一詞涵蓋下可能抹除他種差異性的意圖。本文第一部分曾指出台灣同志研究的主體和對象存在著城鄉、教育程度、階級、年齡、族群等各面向分配不均的現象：在同志運動發展中，「女同志」、「拉子」或者「酷兒」這些字詞在同志研究脈絡下帶著特殊指稱意義，字詞生成背後夾雜著獨特語境。為了不被當時特有政治、文化、翻譯意義及歷史脈絡和文化菁英色彩所生成的字詞制約，我捨棄上述隱含特定意義的概念，從層層疊疊各種結構性因素搭起的西門T、婆階級處境和生活風格中以「西門T」、「西門婆」命名，藉以折射出西門T、西門婆特殊性和他們與「西門町」空間的共生性。

就我的觀察，西門T、西門婆自身社會位置揉雜以下特徵：他們教育程度大多高中職畢（肄）業，或正值高中（職）生、經濟收入不高（工作型態為西門町服飾店店員、餐飲業服務生或打零工）；他們所展演的T、婆模式本身具有性／別秩序的邊緣性，無論在「異性戀」主流性／別價值觀，或者女性主義文化生產論述裡，此差異包

秩序上的「變態」。主流媒體對「T」往往以負面性的形象再現，最熟悉的例子為當媒體再現女同志一方較為陽剛氣質的時候，大多夾雜污名用語，也大多出現在社會新聞版面，如女同志情殺、暴力事件等，多以曖昧的語言陳述施行暴力的一方外表（行為）裝扮、談吐很男性化、像男生一樣，乍看之下以為是男性……等。即便「同性戀」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邏輯及強勢主流文化下的某種消費品時，依舊是以「乾淨、完美或藝術」的形象出現，如在大談女女情愛的通俗梗概中，關係對象依舊拒絕以陽剛「T」樣貌的方式再現。消費「女女相戀」的女同志形象在大眾流行歌曲市場中似乎廣為一股風潮，例如來自俄國的團體t.A.T.u出片時打出的「女同性戀形象」，日本女歌手濱崎步封面暗示、類似的「女同性戀」再現圖像，像「男性」的「T」樣往往是隱形不見。或如歌手范瑋琪與張韶涵合唱《如果的事》，MV拍攝被指暗示「女同志情節」，〈范瑋琪、張韶涵合拍MV《如果的事》，戲中大搞蕾絲邊〉，<http://www.ewe.com.cn/article.php/3872>。大眾媒體開始消費、談論女同志，但是呈現的方式例如為兩人穿上雪白綴滿蕾絲的洋裝，不能（願）想像「T」的形象。

含在下述層面：

一、經濟收入、教育程度、工作型態等隱含的「階級」概念

西門T、西門婆當時大多年齡為16至22歲左右的青少年紀，學歷多是高中、高職畢（肄）業生。沒有繼續就學的，則是在西門町的服飾店擔任店員，或餐廳的工讀生、電子工廠作業員等這些酬勞不高、工作生涯短暫的服務性和勞動性工作。我也觀察到他們不太長期就職於一份工作。1982年次的西門T小黃就是一個頻繁的換工作的例子。在我認識他的短短四個月裡，他從西門町服飾店換到鞋店工作，過沒多久又換到內湖某電子工廠當作業員。私立高職肄業的短毛則告訴我，他曾從事過T吧少爺、KTV和餐廳的服務生，他說這種工作類型的主管比較「上道」，T在這些工作環境（娛樂餐飲類型的服務業）可以比較不用擔心「T模T樣」受到的異樣眼光。高度頻繁更換工作的原因則是和「同志性向曝光」和「T模T樣」密切相關：「我跟肥妮之前一起在X城上班，然後就被機八同事說出去我們的關係，幹！那個經理就很不能接受這樣的事，所以把我們fire了。」（小偉）；「還有我之前跟第二任（T）鬧的很僵的時候，他竟然跑到我公司去跟我同事講我曾經進過神經病院，後來大家也都知道我為他割腕，知道我們的事情（同性戀關係），整個公司都知道，主管也就把我fire了！」（肥妮），「T模T樣」、「同志關係」和「學歷不高」種種因素構成西門T就業的困難度和心態的挫敗。短毛的女朋友美眉曾抱怨短毛因為社會對「T模T樣」不友善而不積極找工作，無疑也說明沒有資本的「T」是就業市場結構底層的底層：「T就會不好找工作，然後就很沒自信，我真的不懂耶！你就是要工作而已，怕什麼嘛？為什麼就不會讓自己有自信一點？你越逃避人家越看不起你

阿，你就找一個工作好好做，為什麼這樣也在逃避？」（美眉）。「T模T樣」、「學歷不高」是主流就業市場的不利條件，除了工作選擇有限之外，也容易因為T外貌在就業過程碰壁或就業環境中遭到排斥，迫使西門T離開工作環境，也直接影響高頻率的汰換工作和僅能選擇薪資有限的特定工作類型，也是他們經濟收入低的原因。

處於教育系統邊緣也是西門T、西門婆的相似處境。除了一些中輟生，他們多半會就讀中、後段的私立高中（職）校，已就業者的最高學歷也只有高中、高職畢（肄）業。他們其實不是努力唸書的「好」學生，放學後喜歡聚集在泡沫紅茶店聊天，逗留到九、十點才準備回家。原生家庭經濟狀況大多不佳，單親的父親或母親大多為勞工階級，高中（職）畢業沒考上大學就必須就業貼補家用是很典型的生涯規劃。「上大學」曾經是個尖銳、也讓我覺得有點尷尬的話題。有一次我到小黃工作的皮鞋店等他下班，他隨口問我明天要不要上課，當我反問他「你呢？」時，僅高職肄業的他則非常生氣回我：「我上什麼課啦！大學是有錢人念的，我念什麼大學阿，現在念大學還不是屁，畢業後還不是要找工作！」從他們對我的年紀卻還是學生身份的質疑，其實是暴露「我」這角色在西門町的布景下的奇怪：「你是唸書的嗎？學生喔？沒有工作嗎？還在跟家裡拿錢喔？」（肥妮），這些「奇怪」是從彼此差異的社會位置掉出來的話語。他們沒有多餘的金錢投資大學文憑，也無法延長進入就業市場的時間，對他們而言，生活第一考量就是賺錢，有沒有收入牽涉到的是生存。

性／別規訓下的學歷背景與身體展演呈現著消長的關係，因此，沒有知識學歷做為人力資本所造成的另一效應，就是使他們未能進入嚴格異性戀性／別規範的勞動市場，而西門T也迴避了異性戀機

制下對合法「女體」想像的強制。「T」在社會上究竟會遭遇什麼困境一直是我與西門T、婆們對話的話題，當時待業中的西門T阿土曾說：「把自己弄得太像男生，在社會上是占不到便宜的，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學歷越高的人，越認同自己的女性身分啊？我也覺得學歷越高的人，在社會中的位置也越高，所以他們有比較多要保護的東西吧！越高的人得到的利益就越大啊！所以要面對社會啊，不能表現的太真實！」阿土的話暗示階級位置所帶出社會資源交換與合法性／別身體的關係：西門T們之所以可以很「T」，是因為不在交換優勢的位置上，反倒守住了「我是正統的T或婆」的詮釋權，這個詮釋權的資源又是從T吧歷史意義尋找出來的，並再次回歸西門T婆們身體與性／別操演衍生出的階級性。阿土的這段話指認了性別身體壓迫的階級性，說明職業結構中，中產階級對於「正統」身體想像的壓迫性。社會階級位置對性／別身體的規訓，牽涉到「T」是否「面目全非」的關係：缺少人力資本、文化資本因而從事較低社經地位的職業，交換出來的是自身對「T」身體的越界實踐。

二、知識生產權力關係上的階級位置

台灣同志運動主要以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做為生產知識論述的核心，研究焦點多著重中產的、都會區、學院圈內的女同志；缺乏文化資源、生產論述權力的勞工階級、青少年的族群往往不具情慾主體能動性的想像。同志研究的知識生產以大學以上的知識份子擁有大多數的生產能力和消費能力，這與台灣同志研究學術發展密切相關。針對1990年代同志相關研究指出，1992年開始，同志研究中大多數深厚的研究和論述成果均發表在《島嶼邊緣》、《騷動》、《婦女新知》、《聯合文學》等這些不在國科會認定的學術期刊的「民間

」刊物上，並且當時這些刊物的執行主編幾乎都是1990年代大學畢業後的知識份子，這顯示做為新興領域的同志研究本身年輕、且擁有不被正統學術體制收編的積極與戰鬥性¹⁴，但是，這現象背後也透露同志研究知識論述的生產者、運動參與者和消費者等這些能夠接觸到知識資源的人彼此階層位置的相似性¹⁵。

另外，T、婆性／別認同角色的政治正確與否，在女同志族群本身階級、世代的分殊性下，使得當時同志研究和女性主義性別研究對於「T、婆是否複製異性戀」產生階級、性別、政治語境裡「我們」與「他們」價值拉扯的焦慮圖像。回顧台灣「女同性戀」歷史發展軸線，有趣的現象是，無論是「T、婆」的歷史淵源或是「不分」論述的資源都同樣受到歐美影響，但卻沒有構成「同」的方向¹⁶：1960年代後因為冷戰結構崇美風氣從酒吧社交空間生成的「T」「婆」文化，和1990年代後考上大學受到歐美女性主義理論影響的「女同志」文化，在階級品味、身體性／別認同上走了不同的道路¹⁷。這也間接展現性角色認同意識型態的差異¹⁸：學院女同志對「T」「婆」的風格方式賦予複製、模仿異性戀的質疑，主張「不分」的性角色。在這個脈絡下「T」「婆」成為女性主義性別論述該改造的對

¹⁴ 趙彥寧，2008，〈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批判的性政治：台社性／別與同志讀本》，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p. 387。

¹⁵ 這個階級位置的相似性，不知道是否也密切的和趙後來提出「女同志研究潔淨化傾向」相關，這似乎又牽涉到階級對於身體和性層面意識型態的關連。

¹⁶ 感謝何春蕸老師的意見。

¹⁷ 這種性／別階級論述夾帶的歧視、壓迫性，趙彥寧稱之為「內在殖民主義」。趙指出，T吧裡的T們觸犯政治正確的女同性戀者的中產階級品味及美學規範和觀念，台灣女性主義者直接或間接的壓迫的，是這些真正透過身體展演創造嶄新女同性戀身份認同（T婆）者，詳見〈不分火箭到月球〉，《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pp. 68-71。

¹⁸ 簡佳欣對大學校園女同志「分」與「不分」的觀察隱約透露這歷史脈絡：「T婆辯論一方傳承T吧文化的、堅持T婆角色要分才具有歷史意義的主張，另一方則是受到校園女同志文化的洗禮，認為『不分』才自然順眼的主張」（169）。

象，「分」與「不分」女同志們各自表述。

關注「T婆」或「不分」性角色認同的思考，一直是女同志研究的問題核心。類似台灣「T」、「婆」概念，西方性別研究對butch、femme也已有一段長期的理論發展與論辯，包含運用統計數字研究的方式測量「社會階級」對butch、femme概念相關性的研究。J. C. Weber (1996) 利用量化的方式，概念化butch、femme，以及「社會階級」（包含收入、教育程度、種族等）各類別變項與butch-femme概念之間是否具有顯著性相關的研究，企圖分析butch、femme角色認同與階級面向相關程度的探討；教育程度、職業和收入為三項呈現社經地位的重要階層變項，特別是「收入對於受訪者回答自我認同是butch、femme或者「不分」上，有顯著的相關」¹⁹。1960年代且勞動階級出身的Sue-Ellen Case也在「階級」和女同志性角色認同關係上提出觀察，他質疑「butch和femme的風格是異性戀模仿」此一說法，指出女性主義論述對butch、femme角色扮演的反抗，是和階級、種族的問題綁在一起的。由於女性主義運動訴求抹消「男」、「女」異性戀性別思維下僵化的性別差異，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傾向不「扮演」明顯角色關係，但勞工階級或者有色人種則往往扮演很明顯的角色關係，這個差異使得butch、femme身份勾動緊張關係，於是出現有關「『T』的認同（butch identity）被視為『男性性權力的表示』」（Healey, 1996: 34）、「一個有男子氣概風格的女性是有問題的」（Caudwell, 1999: 393）等相關辯論，在複雜的女性主義論述歷史發展的框架下促成有色人種、勞工階級女同志社群以及早期在女權運動具支配位置的白人、中上階級、異性戀女性主義社群的

¹⁹ Janis C. Weber, 1996, "Social Class as a Correlate of Gender Identity Among Lesbian Women," *Sex Roles*, Vol. 35, Nos. 5/6: 271-280.

對立與差異 (Case, 1989; Walker, 1993: 875)。這種亟欲抹消的「性別差異」展現出的「性風格」還同時關注「穿著」面向：「butch和femme的性風格 (sexual style) 混雜了階級、歷史及個性原貌」這個「性風格」：「從『穿著』風格出發，藉由穿著符合傳統概念下男子氣概的服裝符碼定義出“butch”，相反，femme則穿著傳統定義下符合女性氣質的衣服。」(Walker, 1993: 867)。「階級」(class) 因素使人對於如何發展他們的身體，和對附加在特定身體形式上的象徵附加價值，發揮了深切的影響力，這也是Woodward所提出的「身體資本的生產」概念²⁰。當「身體資本的生產」同時匯入「生產知識論述權」的因素，不難想見未能對自我情慾和性／別認同發展知識論述的西門T、西門婆成為了台灣同志研究中缺席的主體。

於是，我們似乎找出了阿井國小、國中時期強烈的T認同容易被質疑的潛在原因。一開始，我們會認為「未成年」在同性戀認同的身份想像中缺席 (甚至是T、婆或哥、弟等性／別認同上的缺席)，是因為其不夠成為性／別認同主體的資格，所以對未成年者宣稱自己是T、是婆，感到怪異，此一怪異印象則來自性／別認同與說話主體在年齡層面上所構成的落差。但是隨著我們深入說話者阿井 (或說西門T們) 背後集結了經濟弱、教育程度低、生活品味差等「階級」的邊緣性後，也看出「階級」因素明顯的干預了「性／別認同」的語調，促成阿井的T認同連帶成為被排斥和質疑的對象。另外，西門T婆的「階級」同時又和處在台北市都市空間品味邊緣的「西門町」糾結在一起，這使西門町的T婆與大學校園空間裡中產階級的「新T婆」在身體展演和性／別的階序上複製了階級的優／劣、高／低；

²⁰ Kathryn Woodward等著，林文琪譯，2004，《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韋伯文化出版，p. 122。

「空間」意象的階級性則促成了「性／別越界」合法性與否的條件，造成低（社會、文化）資本、邊緣階級位置的性／別越界在邊緣空間裡是永遠令人難以忍受且不被允許。

很自然的操著髒話、不愛唸書的西門T、西門婆生活形態，和較有知識資源條件的學院女同志，在青春期升學教育系統以及年紀增長的生命中漸漸成了天與地的兩條平行線。但接下來我們可以觀察到，前者透過「T」「婆」文化的正統性，用排斥不夠T的、很娘的T的方式來翻轉自身的邊緣位置。1980年後才出生的他們承接了1960年代的「T」「婆」風格，以「T」「婆」為「正統」來凸顯自身的發言位置，並把符不符合「T」「婆」規範當作判別次文化團體成員的合格標準，對束胸、服裝、髮型的身體實踐賦予一套象徵意義。在接下來的論證裡，我企圖指出在一個層次上，西門町T婆社群翻轉了1990年代後學院女同志T婆性／別論述的權力關係：看似「年齡」的問題，背後實則是「階級」的問題。這或許是進入「T」之「陽剛」的身體展演如何夾帶階級性的思考路徑。以下，我保留了他們說話風格，以社會歷史條件孕生的頹廢的T、婆性／別身體和西門町的邊緣空間意象為底色，從階級處境對西門T、西門婆性／別認知的說法以及性／別身體的展現提出問題意識。

肆、移動的性／別，或僵化的「分」界？

一、分界？辨識？

當我訪問小力和小黃對於「T」「婆」認同有什麼看法時，他們認為西門町裡很多自稱T、婆的人實際上根本搞不清楚狀況，他們對

這樣的現象很不以為然，並以「小鬼」一語來「幼稚化」指涉對象的方式凸顯彼此的差異：

我一直覺得現在的那種小鬼，不管分不分，都是很純，所以就算他們說自己是T，我也會認為這些小鬼根本什麼都不懂！

我們搞不懂為什麼現在流行「不分」耶，不明白也不能接受這樣的東西。現在很多（T、婆）都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是什麼。例如我常常在○○館看到現在所謂的「七年級生」就會認為很奇怪，這些自稱「不分」的人在搞什麼？在我們的眼裡這些人都是「不純」的。例如有一次我進去○○館買東胸的一個經驗，當我一進入店裡，就都還要經過一群小T的檢視，幹……他們是在ㄍ一（按：瞪）三小……我認為現在真的是的人很少，現在的T都嘛很不明顯，穿的樣子還有行為，都讓我非常不能接受。（小力）

「小鬼根本什麼都不懂」這一詞反覆的出現在他們認定西門町裡不夠「T」者（或不分）的語境裡，也可以從上述說法中嗅出他們頻繁地使用「小鬼」辨別「他者」，此「他者」指向「看不出來T樣子」的女同志：「**現在『真的是』**的已經很少了啦！這些小鬼根本什麼都不懂！現在的T都不明顯，穿的樣子還有行為」（小黃）。初次聽到年紀比我還小的西門T們說著這樣的話語，是很酷異的，他們以一種「現在」來追憶一個自身（不）存在的過去，透過真／假、純／不純來指涉「他者」的敘說方式，給予自己一個合法性的位置：「我」有資格斷言、判斷、宣稱「你」性／別展演的真偽，同時也用來指涉自己的「成熟」，而這樣的「成熟」一部分又包裹在他們認同於台灣T吧出來的「像男人」T形象所具有的女同志文化正統性歷史傳承。

小力和小黃的話提供了年齡與階級的問題究竟如何複雜化了「校園」與「T吧」兩造雙方互看的斷層。趙彥寧的〈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有一個重要的註腳，拉出T婆性／別認同「世代

想像」的錯位，以及主體在「世代時間軸」上的年齡想像與性／別認同之間的弔詭，並指出此錯位很可能是由大學女同志社團自許「新潮的」和認知T吧那種「過時的」落差而來：「簡佳欣在其論文中，便數度藉其受訪者（台大女同志社團的參與者）之口強調『我們這個世代』的女同志與『前一個世代』的女同志是不同的。又，所謂的『前一個世代』在簡文中指的顯然是『混T吧』的人。有趣的是，許多『混T吧』的女同志其實遠較簡就讀台灣大學的受訪者年輕（十三～十七歲），但卻被歸入『前一個世代』。這裡隱含的恐怕還是階級問題」（*ibid.*, p. 389）。我認為這個註腳很有意思的與西門T田野現場對話了。當我看到西門T們把其實不知道真實年齡的「不夠T者」稱為「小鬼」，他們透露自己「成熟」的方式正來源於「前一個世代」的印記：「我」不是屬於相對於自己「成熟」的那個「後一個世代」（或用簡佳欣訪談者的語言是：「我們這個世代」），於是無論屬於哪個「世代」的說話主體，皆共享了一個相同的「過時的T吧認同」與「新興的校園認同」圖像。此圖像效應也擴散至西門T婆社群身上，於是，年齡世代軸所具有的虛擬性其實無關乎說話主體的實際年齡，它真正的作用在於讓夠T的西門T們得以選擇以「前一個世代」來指涉自己，並對著其實不知道真實年齡為何的「不夠T者」命名其為「新來者的身份」，是「小鬼」。也就是說，在此借用「T吧的T」此一歷史性形象的「老」來說明自己的「成熟」，同時指涉「不夠T者」不具備女同志T婆文化歷史意義，以賦權自己擁有追憶「逝去的美好」的資格，重新畫置1960年代T吧老T和1980年代後出生的西門T社群，與1990年代大學女同志社群之間「老」與「新」的界線。

「前一個世代」賦予了西門T們「正統性」的位置，此「正統」的認證效力與「T」的歷史淵源有關。小黃曾得意的與我分享他去T

吧應徵的經驗，當時T吧老闆和他面試時的交談曾被小黃用來對我「炫耀」他具有通過被「正港T」肯認與辨識的經驗，而小黃轉述T吧老闆對他所說的話也恰巧是小黃對我描述「不分是搞不清楚」的說法：

（小黃說）：「我在應徵（T吧少爺）的那個時候，我老闆第一句話就是問我：『你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如果你的回答說是不分的，老闆就不會用你，因為老闆他會認為你根本還是搞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小力繼續說著）：「我們真的不能理解什麼叫不分，你說不分，那你的另一半又是什麼？像我們就待過那種傳統喝酒唱歌的T吧以後，就非常的不喜歡去 E-sha，那裡是怎麼搞的？一堆**看不出來是什麼樣的人**？明明就不像T又說自己是T。還有，現在的『七年級生』長相素質打扮怎麼都變成這樣？所以我們不喜歡去 E-sha！」

本篇文章開頭回顧台灣T婆史的研究文獻，企圖展開台灣「T」「婆」的現身與T吧文化具有深遠的歷史淵源。Bar是1950、1960年代T婆得以出現也得以（被）看見的重要空間，也在此脈絡下成為T婆女同志文化「傳統性」的載體。小黃帶著「驕傲的」口吻向我描述他與T吧老闆的對話，並對新型女同志舞廳聚集「一堆看不出是什麼樣的人」感到不以為然，背後除了重新確立自己「是什麼」之外，更是以「T吧」此一符號象徵證明像他這樣的「T」是如何有其身份正統性。像小黃這樣的「T」，在階級上、身體上的邊緣得以被歷史、被記憶填補，即便是在主流性／別場域中受到排斥或壓迫，小黃的話卻重新召喚回T的歷史主體，使其成為有血有肉的合法在場。小鬼一詞的使用其實是強調自己「成熟」，賦予自己「成熟」以掩蓋自己的年輕；這個「成熟」則是透過把真實年齡的軸線置換成女同志文化歷史的軸線，以遮蔽他們真實年齡可能比「不分小鬼」還要年

輕的尷尬。這些西門T婆很喜歡對我說自己是「老人」，外表上穿著打扮、說話風格也明顯刻意超齡，這都是用來消滅實際年齡可能比他們口中的「小鬼」年紀還要小的事實。另外，「成熟」一詞同時必須由「知識」來補充填滿，西門T婆們沒有大學校園裡專業理論或旺盛的知識論述能力，受限於階級、學歷等因素，他們的情慾和性／別認同是往「T吧」裡找資源，抓住「T吧」此一符號背後的知識資源，以便在性／別越界的地圖裡找到自己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當代的西門T婆們與1960年代老T們找到自己情慾越界的位置的操作方式，差別之處在「童稚化」的概念上有了交集。趙彥寧分析1960年代「台灣T婆成形史」時，提到老T們必須以被當成「小孩」，一個被迫的幼稚化形象，來使青年期的他們可以在像酒店、PUB這種公領域裡解除「不男不女」在「性別秩序」和「反社會秩序」所帶來的危機。「小孩」暗示的「社會性不成熟」(social immaturity)使得當時青年期的老T們可以被異性戀公眾包容，可以在公共領域中展現不合常規的情慾²¹。這個「童稚化」(infantalization)的概念在西門町語境中也借屍還魂的出現，「小孩」的概念指派的是個被排斥的對象，由於身份想像上繼承自歷史性的「T」「婆」，並用來指涉自己的「成熟」，亟欲擺脫他們實際年齡很輕的「小孩」或「小鬼」，對「不夠T婆者」加以「他們才是『小鬼』！」的童稚化操作。

Butler認為對女同志婆 (lesbian femme) 而言，「做為女孩」在具男性氣概 (masculinity) 認同 (identification) 的T身份裡意味著對「男性氣概」的脈絡化和重新表意，此類「男性氣概」的逾越所產生

²¹ 見趙彥寧，2001，〈不分火箭到月球〉，《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pp. 58-61。

的不和諧並列 (dissonant juxtaposition) 和性張力 (sexual tension) 則構成了慾望的對象：「女同志婆也許喚回了異性戀場景，但也同時置換 (displace) 了這個場景，對T或者婆兩者身份而言，最初或自然的身份認同這樣的概念本身是有問題的，也就是說，正是這些身份認同得以具體現形 (embodied in) 的這個問題，讓這些身份認同具有情色重要性的一個來源」²² (Butler, 1990: 123)。換句話說，T的「男性氣概」配合於「婆」的出現，或許重新召喚了「異性戀」模仿或複製的場景，但也正是因為在非男性的「T」身上得以具像顯現「男性氣概」，這「男性氣概」既成就了T自身（無論真實或是虛構的）「我」的想像，也成為喚起「婆」慾望的來源。

西門T婆的田野現場，T與婆該有的「樣子」關連著彼此相異的身體外貌、風格以及所謂「該做的事」。小偉與肥妮、短毛與美眉分別為兩對T、婆情侶，田野相處中我發現當短毛與美眉吵架時，很自然出現T安慰T、婆安慰婆的情境，在如此「自然而然」的分派中，就像擁護某種團體成員才彼此瞭解的「行話」一樣，T有T的話，婆有婆的話。某次，大約晚上，我與他們相約夜店，由於短毛上晚班很累，所以其實不太想跟我們出來跳舞，於是一臉不悅，美眉則因為短毛臭臉也不開心。一進夜店，短毛與小偉又不肯陪他們的女友玩，肥妮一直要求小偉一起陪他玩樂，小偉則不耐煩的表示要和短毛「men's talk」，所以希望婆們離開。對於這樣的場景我感到好奇，便問小偉為什麼他與短毛說話時「婆」必須離開其說話的現場，小偉指出當T說話的時候，婆必須不能在場的「規範」：「他（指肥妮）很煩耶！會一直問我說什麼，拜託！短毛當我是兄弟，才會跟我

²² Judith Butler, 1990, *Gender Trouble*, NY: Routledge, p. 123. 此處翻譯參考《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份顛覆》，2008，林郁庭譯，國立編譯館出版，p. 191-192。

說他和美眉的事情，他是信任我才跟我說！就像美眉也是信任肥妮才會互說心事，難道能把這些都再來跟我說？這樣不行嘛！所以我幹嘛要跟他（肥妮）說？這是men's talk耶！可是他（肥妮）就一直問，我不跟他說他就生氣了！」小偉對於肥妮有時候太超過的詢問感到氣憤，是搞不懂狀況，硬要管「男人的事」！（小偉語）。另一個呈現「T、婆」分涓的場景，則是使用婆不懂「T處境」來建立T與婆規範之間的差異。當時對話的場景是小偉生氣的對肥妮說：「就跟你說了，我們（小偉與短毛）有我們要說的話，你們（肥妮跟美眉）也有你們要說的話，我們的話你們又聽不懂，就像你們的話我也聽不懂一樣阿！你們不會懂啦！」他們曾強調，外顯身體上諸如短髮、束胸以及說話風格，如men's talk等，是用來標示自我所具有的「正統」「T」位置的符號。在這個吵架的場景中，瀰漫著很強烈「分」的味道，但是似乎也可以更進一步深化這個「men」：小偉說的「男人的事」或者「men's talk」在一個層面上代表了沒有語言的man僅是用來凝聚認同意義的空白。這一部份銜接了我在後面想探討西門T們如何拋棄女性象徵符號，企圖來做為拒絕異性戀「男」「女」符號制約的可能性；然而也正是他們企圖消抹「女性」符號的行為和說法，容易造成接受／認同／模仿「男性」的誤讀。「men's talk」容易背負認同「men」象徵權力的解釋，但我認為這是指出他們沒有其他名稱來指稱自我的「talk」，沒有替代的語言可以置換妾身未明的狀態，是在拋去「women」後，沒有東西可以替代的困境。上述的場景或許同時顛覆了「女同志」論述中「女人瞭解女人」的政治性，小偉的話卻清楚使自己排除在「女人瞭解女人」的「女人」位置之外。「我們」與「你們」的差異，以對象之不能懂和不瞭解作為「我」得以出現的表述，也同時凝固了「T」本身所可能隨時遭

逢的解構及再構之多重形貌，其中說出的是T、婆兩造並非決然遵循著「女人瞭解女人」最高指導原則。

「青少年」狀態被視為心智尚未成熟發展的可疑對象，往往被刻意漠視其具性／別認同主體的資格。西門T、西門婆在說話、思考、行動上卻是積極彰顯其性／別（T婆）認同，取消自身不具資格的弱化想像。國小時候就知道自己喜歡女生的阿井有很強烈的T認同，當我詢問怎麼意識到自己喜歡女生的過程時，他說：「我記得幼稚園的時候我就喜歡看大姊姊，那個時候我媽可能就覺得很奇怪了。有一次，我跟一個女生說我喜歡你，然後他就說不要，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你也是穿裙子啊！自從那次以後，我就再也沒有穿過裙子了。」當時就讀台北○△家商高一的阿井，曾在學校作文以及生活週記上坦然說出自己的同志性向，週記裡寫到：「這學期也交了一個女朋友，所以有一點忙了……」當時我詢問阿井在生活週記上寫下他交女朋友的感想，難道不會擔心老師異樣眼光或者其他方式的不友善？阿井則一臉無所謂說：「他（老師）早就知道我是T了啊！管他的！沒差啦！我又不怕！我上次不是跟你說過了，我們班有八個T跟婆嗎？是全校最多的地～～我們老師大概也不覺得怎樣了吧！」阿井甚至拿出他的學校作文，向我表示他不怕提到自己的同志性向，藉以告訴我，在認同上同志不是什麼問題，是可以「引以為傲」的²³。阿井對其同志身份的「開誠布公」需有個得以讓其「同志」身份可以出現的環境，一些直接相關的關係人物，包含對其性向無聲的導師、同班上有許多一樣現身的T婆同儕團體；回歸家庭基礎的

²³ 以下為阿井作文的節錄：「我的愛情對常人來說很特殊，因為我只對同性才能產生情感，所以我的感情路上也會充滿挫折，但我也會因此放棄，反而會越挫越勇。愛情是種感覺，並不是要照著世俗走才能獲得真正愛情，或許有些人認為禁忌之戀，同性戀是不被允許的，但我卻因為我的執著感到引以為傲。」

層面，阿井的母親是位在工廠當女工的單親媽媽，在離婚的處境下，忙於工作賺取阿井和阿井妹妹一家三口的生活費，母親也對阿井「男性化」個性的附加價值，即，認為這樣倒也比較能夠幫忙家裡而抱持默許的態度，讓阿井的T認同得以實踐²⁴。而在其他田野對象中，巧合的是，大多來自單親家庭，父或母屬於勞工階級，如小倚的父母離婚，小倚與父親同住，父親因為多年前的六合彩失敗欠債而從事微薄薪水的勞動工作，無暇真的參與小倚的生活經驗；或小偉同為父母離婚，與母親同住，母親在餐廳當服務生；或者父母雙亡²⁵。或許這暗示僵化的「家庭」概念具有阻礙「邊緣」性主體的浮現與實踐，當我們繞到某種傳統想像上的「和諧美滿家庭」規範背後，或當家庭成員（特別是父母）無暇共享與餵食主流價值賦予的家庭機制的性別教育功能意義後，才得以偷渡邊緣性認同行動。

「T」、「婆」分類範疇做為自我慾望的投射之外，對西門T婆來說，也具次文化認同的功能意義。無論是T、婆模式、束胸、短髮等身體實踐，我們可以很容易讀成複製或模仿異性戀二元性別，成為一種批判T婆的力道。但接著我們可以看到，西門T們企圖拋去「常女」符號行動的意義，促成了他們對其性／別認同具備擺脫「男」「女」思維的可能性，或攪亂既有「男」「女」形式和內容。而正是這個企圖消抹「女性」符號的行為，卻常常被誤讀為接受／認同／模仿「男性」。

²⁴ 阿井曾告訴我他母親會幫他購買束胸，甚至在他被第二任女友拋棄的時候還安慰他，告訴他不要那麼傻，每次都輕易的把自己的心交了出去又受傷的回來。他很捨不得阿井，告誡阿井不論談哪一種感情，都不要放那麼重，畢竟還有生活還要過。阿井說母親的這番話讓他真的很感動。

²⁵ 這其實是一個令人難過的故事。肥妮告訴我他的故事是這樣：「我爸在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就死了，我媽一知道我是同性戀就自殺了！那個時候我媽以為我會結婚，因為我跟的第一個是男的，結果後來我跟一個T在一起，我媽不能接受竟然是這個樣子，他就自殺了！」

二、非「常女」

「我是誰」被決定於外部的凝視，在「被看」與「看」中，西門T、婆們又各自擺出什麼樣的姿態來回望「觀看」？以下，是我對他們如何拋開身上綁著的「女性符號」所做的一些觀察與思考。

穿著、髮型是人最先被看見的部分。以髮型為例，小力與小黃的髮型非常「特異」，並且表示T不該留長髮²⁶，即便是在我眼裡已經幾乎是平頭的短毛。他們也對髮型長度有一套說法：「我覺得手這樣抓著跑出來的頭髮都要剪掉，你看～～我覺得這樣就太長了（當時有一些頭髮從短毛的指縫中冒出來）。」在團體中他們對髮型長度有著一致的三分頭標準。「衣著」和性／別認同及慾望方式的關連，解釋了我剛進入田野時從西門T那裡聽聞流傳著「金○女中是T的大本營」的說法。西門青少年們大多學業成績不太好，國中畢業後繼續就學的，也是落在較為後段的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校服成為他們選擇學校的考量之一。對美工有興趣的短毛當時計畫想要去念復興美工，但短毛的朋友打聽到復興美工要穿裙子的消息後，短毛就完全放棄復興美工而轉去念開南：「我對制服長怎樣非常在意，這是非常重要的，要我穿裙子我死也不要念，後來朋友告訴我開南多好，可以白上衣黑褲子還穿皮鞋，就去念開南了」；或者如阿井說：「念靜○一年四季都要穿裙子，跟金○選，金○可以穿運動服上課，當然念金○啊！」。除了髮型之外，我意外得知在服飾上，他們細微到對襯衫鈕釦的釦法也很注意，這是美眉與網友第一次見面後的經驗：「那個人竟然是一個娘娘T，我的天阿～～我真的快瘋了！我從看到他的穿著，我就快要吐血了，他竟然穿那種男女通用的襯衫耶！

²⁶ 小力與小黃的髮型幾近平頭留一撮小尾辮子造型。友好的兩人在髮型上幾乎一模一樣。

」這裡頗值得注意美眉所叫喚出的「陽剛」具有的階級性。早期同志研究、文本對大學校園同志的描繪幾乎以「去性（別）化」的女同志形象（不分）為典型，否定「過度陽剛」的背後其實是排斥T的過度陽剛在勞工階級「陽剛特質」上的複製，而後者一直是「陽具中心主義」難以消解的象徵，或是侵略性性／別符號的代表。美眉對於「娘娘T」的批評卻呼應了西門婆以三分頭短髮、衣著風格、束胸等T之陽剛性身體符號為慾望，意在言外的指出慾望受到階級的制約，在階級位置的面向上，西門婆慾望T的方式存在「大學空間」或具抽象化意義的「中產階級」「空間」對「陽剛」的階序性——抽著煙、束胸、說髒話、走路方式等「像男人」的「陽剛」（或用他們的語言是：「夠T的！」）在西門町裡成為婆慾望的對象，否定了「不分」中「文質彬彬」潛在的陰柔氣質，此類勞工階級的「陽剛」也甚少能成為大學或中產女同志空間中的慾望對象。

身份證的顏色往往與姓名欄上性別化的名字有某一程度相關²⁷。一次他們翻閱我的錢包與證件，藉由他們嘲笑我名字中具有女性化的字眼，我發現了他們對自己名字性別化的敏感：「你名字裡有『淑』喔～～哇哈哈，好好笑，好噁心喔。」而我也要求短毛和小偉拿出他們的身份證，企圖想看他們以前照片和現在樣子的差異以及他們的真實姓名，但短毛與小偉卻不約而同的表示他們的身份證都已經換過，所以身份證上的照片是現在的樣子。我追問為什麼更換身份證，短毛和小偉簡短回答因為改名字所以要換身份證，並沒有多說改名字的原因。但恰好幾天後，短毛騎機車出了車禍，委託我幫忙詢問有關車禍糾紛的法律問題²⁸，有機會拿到短毛的身份證，

²⁷ 我在田野訪談2004年時身份證仍是舊式，男性的身份證為淡米色，女性的則為粉紅色。

²⁸ 短毛說他小時候曾經被警察栽贓一件事情，現在想起來他還是非常氣憤，由於那個時候可

我又順勢問他為什麼要改名字：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改名字嗎？」短毛繼續說：「我問你，這是什麼字？」短毛順手在紙上寫下「嫩」這個字。我並不知道這字怎麼念，所以把字念錯回答「ㄨㄥˊ」，短毛說：「你看，這就是大家常常念錯的字，這個字念「ㄋㄥˊ」啦！大家幾乎都不知道怎麼念，後來我就覺得很『靠背』，所以就換名字，拜託……你知道還有人念「嫩」耶！差這麼多……所以我去改名字，改成『XOO』，這是我老闆幫我算的……」

短毛和小偉他們拋棄強烈女性性別意涵的名字，透過更改名字讓性／別認同更「名符其實」。「名字」是主人無須現身就可暴露性別真相的不在場證明，人的第一個名字是自幼就被附加的成就期待，人的第一個名字大部分也是依憑性別差異做出的某種期望，短毛消抹原本名字裡「嫩」和另一個象徵女性該有的品德的兩個帶有女性化的字，並選取另外兩個較不明顯具性別意涵的字，建立心目中的「我」，主動拋開加在文字背後女性象徵符號的意義，閃躲掉女性化名字與自我身體想像的落差。這件事情拉出了他們認為的一個看似T外表，名字卻配上「淑」字時感到怪異的背後原因，並以哈哈大笑、戲謔的方式，掩蓋自身T想像上名字性別符碼折射出性／別認同視差帶來的不對勁（或不安）。穿不穿「胸罩」也是他們辨識是「T」與否的方式。阿灰是不穿胸罩也不太穿束胸的西門T，但因為他的胸部小又習於穿寬鬆的襯衫，所以外表上看不出乳房的輪廓。阿灰不喜歡穿束胸的原因是：「有時候束胸穿太久好像快要窒息！所以我

以保護管束，所以這個案子是埋在下面。短毛擔心車禍事件會被鬧大的原因就是如果這次車禍留下了案底，那麼之前的事情也就會曝光，曾經被保護管束過的事情也就會跟著一輩子。但實際上，對方則是因為短毛是「生理女性」的緣故而指責他「女生騎車不小心」，短毛不想鬧大的心態反而讓對方緊咬著不合理的賠償。

喜歡什麼都沒穿。」延續胸罩的話題，小力跟小偉立刻表示胸部大又不穿束胸的T簡直是「不成體統」：「拜託，你知道有一些T是不穿束胸的嗎？整個胸部就這樣露出來耶！真是成何體統？有胸部竟然還不穿束胸！？如果胸部真的很小看不出來就算了，但是有那種就是很大還不穿，甚至什麼都沒穿，這是什麼樣子？這樣還敢說自己是T……靠！」「胸部」曾經脫離主體的身體，成為女性主義論述的材料，有一種論述是以「解放胸部」為女性主義政治口號，它在企圖解放胸罩對女性胸部的束縛之外，也一起否定T自作虐般的束胸行為。一般理解，束胸是為了隱藏女性化的乳房，束胸的目的在於去除「乳房」本身意涵的「女性」，但有可被明顯看見的乳房是西門T真正的焦慮來源嗎？他們要隱藏的究竟是什麼？當西門T不可能採取挺起束胸的胸部瓦解敵意凝視，那麼T束胸除了與「婆」做區隔之外，胸部對於西門T自我主體建構以及他人觀看關係是否存在其他意義？西門T在自我及他者關係上如何處理「胸部」的問題？或許我們先透過西門T們對於泳裝（游泳）的態度慢慢進行「胸部」問題的思考。

如果說束胸對T而言是隱藏女性乳房特徵的最佳策略，那穿上泳衣的游泳將是不用袒胸露乳就可以宣告T乃有乳房的女性身體事實。阿井曾很坦白告訴我，他不會游泳，也懶得學，但礙於學校體育課規定游泳項目必須通過才得以畢業，阿井說：「這是最痛苦的時刻！」當時我問他為什麼感到這麼痛苦，他匆匆以「怎麼學也學不會」帶過。阿井對「游泳相關話題」的閃躲，漸漸引起我的注意，游泳的提議不停在炎熱夏天的田野過程中出現，當小倚或其他朋友相約一起去游泳，阿井常常面有難色的表示「那我看你們游就好，我不想穿泳衣！」當時我注意到阿井對「泳衣」所牽涉的相關事件

(游泳、泡溫泉、買泳衣等)的強烈排斥，並以此去詢問短毛對於游泳的看法，短毛說會和女友美眉裸體共浴，但當我問及有沒有穿著泳衣一起泡溫泉的經驗時，短毛聽到「穿泳衣」的時候反應有點嗤之以鼻表示不會想要穿泳衣去泡大眾溫泉，進而開啟「泳衣」一詞背後與T胸部自我身體想像的關連思考。

這是否暗示，當我們說主體拒絕女性化的服裝時，它同時是一種對抗性別化凝視的方式？把T的束胸焦點放在「乳房」上，會不會有某些盲點？我曾與大學時期女性朋友聊到西門T不穿泳衣或粉紅色的「規範」，朋友提出一個很普遍的質疑：身為「女人」，為何不能喜歡自己的身體？不懂為何西門T的展演方式要以消抹「女性化」做為自我確立的方式，自我率先賤斥(*abject*)了「女人」的存在，這樣能說是有性／別政治的基進性嗎？但從對西門T婆的觀察，似乎透露出性別符號的強制性對他們而言，大於內在身體器官成為凝視點上不安焦慮的所在。他們不穿粉紅色、不穿胸罩、泳衣，甚至改名字，都隱含著對既定性別化象徵符號的抗拒，包含對「男人」和「女人」象徵意義的拒絕。西門T隱藏明顯的乳房，是對自我身體去性化的首要行動方式，但「束胸」此一行動對立出的對象是以「胸罩」而非乳房來理解。束胸除了用來解釋滿足自我身體慾望方式之外，更進一步企圖消抹他者性別化的凝視。

Monique Wittig曾主張女同志是「第三性」，女同志並非「女人」(*woman*)，因為女同志實際上拒絕了異性戀，就已經不再是異性戀定義下的「男／女」對立關係，女同志超越了男人與女人之間的二元對立。Judith Butler同意Wittig對女同志是第三性的說法，進而企圖論證女同志是一個範疇(*category*)，具有基進的問題化性與性別是一種穩定政治類屬的敘述(Butler, 1990: 112-113)。以這樣的論

點思考既非「男人」也非「女人」的「T」與泳裝的關係時，顯然「T」被困在「泳裝」所帶來的象徵符號意義裡。拒絕在公共場合穿上泳衣、粉紅色、化妝或胸罩的潛台詞是自我如何拒絕不友善的可能凝視，不友善的凝視意味著：T模T樣的「怪」遠小於T穿上泳衣「怪」的力道，而我妥協了前者T被看的方式而拒絕了後者無法取悅自我的想像。對抗觀看的權力關係，「泳衣」作為一個性別化象徵符碼，成為被凝視的標示點；透過它，「泳衣」也正在看「我」、提示「我」這身女體。西門T束胸的問題毋寧用來理解「T」如何取消「胸罩」賦予個人身上的性別僵化意義。T明顯的胸部之所對立的，似乎並非僅止於「婆」的胸部，而是更幻想他者正在觀看，那種無法駕馭的「看」所帶來的不安；而「泳衣」斷絕了客觀觀看「T」的安全距離，安置自我存在的秘密核心被「泳衣」瓦解。西門T表示寧可裸身跟伴侶婆共浴，也不願穿上泳衣一起去游泳，我認為重要關鍵（前提）在於婆的觀看得到了T的認可，用了T所期望的方式看待T的身體；一旦進入公共領域，大眾對泳衣、胸罩或粉紅色的「看」，則是T沒有辦法掌控、駕馭的。裸體時候觀看的對象是被T所慾望、認可的婆，空間能被轉化為私人的慾望想像空間；反之一旦進入公共領域，「T」則成為被窺視、被凝視的視覺客體，在觀看的權力關係上無法藉由衣著與舉手投足的策略來滿足自我被看的想像方式，無法對抗充滿窺探的「被看」（成為「女性」），也無法藉由「被看」喚出其慾望的對象，更無力於穿上泳衣的自己被自己看²⁹。

順著這樣的脈絡思考，不存在著「男人」或「女人」選項的西門T，或許泳裝和胸罩，勝於陰道或乳房，更是「T」拒絕異性戀框

²⁹ 例如幾位不錯的T朋友曾告訴我，他們自己非不得已穿上泳裝的時候，也會避免照到鏡子，在鏡中看見這樣的自己。

架的挫敗來源。

束胸是一種安置自我的方式，但束胸的對立面是胸罩而非乳房，阿灰情願冒著被看見具女性特質的乳房（點或輪廓）的可能焦慮，不束胸也拒絕胸罩。束胸的意義在於「我」拒絕了「胸罩」這般具異性戀性別符號附加於我的胸部的意義，然而「束胸」在「解放胸部」的女性主義論述中被排斥，西門T束胸行為更是被以「模仿男性」、「不認同自己女性身體」而被排擠到邊緣位置。西門T束胸行動，除了是展現自己慾望身體的形式，更是掌握了他者對其「觀看關係」的權力。在公共領域穿上胸罩、看得出的胸型，如同穿上女性泳衣一般，皆使西門T「得以為T」的條件缺席，暴露於主流凝視的外在敵意與內在暴力之下，因此，不穿束胸、穿粉紅色、頭髮長度太長等種種流傳團體間的規範，既是區別了獨特自我非女性化的性別想像，也落實了自我對正統「T」形象慾望的想像。相反的，在公共領域中，當構成T形象的符號失去時，也將促成西門T對自我想像的失落，例如，泳衣就是造成無法規避被女性化凝視的性別符號。如何成功抗拒既定的性／別象徵符碼，成為了西門T敘說自我身體形象的關鍵。

伍、這不是一個結論

根據張娟芬在《愛的自由式》（2001: 245-250）指出：「……非校園女同志也開始不分起來，原因是因為整個社會越來越強烈的中性風潮所致，僵化的性別角色比過去鬆動不少」；「九四、九五年開始，突然像傳染病一樣，九六年以後遇到的小孩子全部都是不分了」（同上: 255）。在「不分」如同傳染病一般的蔓延後，認同T、婆

者如何找到安置自身的策略？T、婆或者不分的角色概念及語境如何與自身階級處境相關聯？以地域來說，如果西門町的地域氛圍納合出西門T、婆的認同與實踐，那麼，在台灣其他城市裡，我們是否也可以尋到類似的操作空間？一個被窺看的、「違常」的性／別展演如何依自身階級位置而獲得解放、改造或隱身？

T、婆或不分究竟是一種固定性別角色選項，或是僅屬於具移動性質的個人個性（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這個討論是性／別研究的政治興趣。我曾問過一位大學時期的男同志朋友所謂「哥／弟」的男同志性別角色是什麼意思，朋友回答說：「哥／弟我覺得應該是『個性』的問題，有的人個性就比較『哥』這樣，但是在床上就變成『0/1』，所以有『幹人弟』，不見得一定是『哥』幹『弟』，你想找的伴的個性和床上這不衝突。」這個說法對我思考「T／婆」頗有啟發，「T／婆」往往被理解為角色，而「角色」則暗示了承接此角色者應該依照其專屬劇本專業演出，或至少在西門T婆的認知中應該難以想像「幹人婆」。當然，對於「T」或「婆」究竟（能）是什麼，相信未來也將持續有不同的詮釋方式。

本篇文章裡的西門T、婆絕非試圖建立「T」或「婆」的普遍性概念，畢竟「普遍性」總是會被它自身的例外打敗，當揚起性／別範疇的旗幟時，所謂的普遍性則仍是包含了一系列的吸納和排他。T的身體或T婆情慾是正統性／別秩序的越界，但在彼此都在越界的狀況中，T、婆甚至不分的「選項」卻因不同身份主體的階級位置，生產出差異的階序和論述。「西門町」裡的西門T、西門婆，是思考社會歷史條件孕生的「頹廢的T、婆性／別身體」和「西門町的邊緣空間意象」軸線如何雙重疊壓在他們身上的一個嘗試；另一方面，則是以他們的話語和行動，思考西門T、西門婆們在既有性／別地圖上

安置自我的方式、其本身的階級處境如何在性／別認同上起了作用、以及年齡和階級如何牽制了主體慾望的走向，或許，這都是期待未來能有更多不同地區、文化、自身階級位置處境的展演和論述如何游擊性／別秩序的一個探問。

最後，這篇文章沒有使用女字旁的人稱代名詞，用中文人字旁的「他／你」而非「她／妳」來說故事，希望這是與西門T、西門婆一同非常女邏輯的實踐。

附錄：西門 T、西門婆背景資料

姓名	西門T/婆	出生年月	職業
阿井	T	1988年4月	高職學生
小倚	婆	1987年11月	高中學生
小偉	T	1981年6月	就業（高職肄業）
肥妮	婆	1977年	就業
短毛	T	1982年7月	就業（高職肄業）
美眉	婆	1982年	就業
阿土	T	1981年10月	待業
小力	T	1982年	就業（高職肄業）
阿灰	T	1985年10月	學生
小黃	T	1982年	就業（高職肄業）
智文	T	1987年4月	高中學生

參考書目

- 丁乃非、劉人鵬，2007，〈鱷魚皮、拉子餡、半人半馬邱妙津〉。《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古明君，1997，〈情慾的文化資本與身體馴訓－技職教育體系中青少女的性／情慾〉，《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元尊。
- 李明聰，2003，〈這裡就是「類東京」，就在這裡跳舞吧！？－台北西門町去／再領域化的百年物語〉。2003靠文化•By Culture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
- 吳紹文，2004，《階級、種族、性身份：從原住民同志之社會處境反思臺灣同志運動》。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美枝，2004，《非都會區、勞工階級女同志的社群集結與差異認同——以宜蘭一個「Chi-迺T」女同志社群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賢修，1997，〈同志運動的無頭公案〉。《騷動》4：62-66。
- 張曉婷，2004，《西門町的年齡政治》。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娟芬，2001，《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台北：時報。
- 張喬婷，1998，《異質空間vs.全視空間：台灣校園女同志的記憶·認同與主體性浮現》。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莊慧秋，2002，《揚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1990-2001》。心靈工坊文化出版。
- 曹麗娟，1998，《童女之舞》。大田出版。
- 黃玉麗，2003，〈台北市主要商圈消費者行為研究——以東區、西門町、華納威秀為例〉。《親民學報》8：133-144。
- 趙彥寧，1997，〈性、性意識及身體建構——形塑台灣女同性戀的身體美學〉，《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元尊。
- 2002，〈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207-244。
- 2001，《帶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台北：巨流。
- 2008，〈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批判的性政治：台社性／別與同志讀本》。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鄭敏慧，1999，《在虛擬中遇見真實：臺灣學術網路BBS站中的女同志實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美里，1996，《台灣女同志的性、性別與家庭》。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遲恆昌，2001，《從殖民程式到「哈日之城」：台北西門町的消費地景》。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簡家欣，1997，《喚出女同志：90年代台灣女同志的論述形構與運動集結》。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理論組碩士論文。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Y: Routledge. 中譯本：《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份顛覆》，2008，林郁庭譯，國立編譯館出版。
- Carter, Angerla, 2007，嚴韻譯，《明智的孩子》，行人出版社。
- Case, S. E., 1989, "Toward a Butch-Femme Aesthetic." In *Making A Spectacle*, ed. Lynda Hart, 282-99.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audwell, Jayne, 1999, "Women's Football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orizing Gender and Unpacking the Butch Lesbian Image." *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 390-402.
- Healey, E., 1996, *Lesbian sex wars*. London: Virago.
- Walker, Lisa M., 1993, "How to recognize a Lesbia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Looking Like What You Are."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8, no. 4.
- Weber, J.C. 1996, "Social Class as a Correlate of Gender Identity Among Lesbian

Women.” *Sex Role* (35): 271-280.

Woodward, Kathryn, 2004, 《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林文琪譯。韋伯文化。

網路資料

- 〈西門町辣妹 1688削價援交〉，自由時報電子新聞，<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mar/3/today-so7.htm>，2005年3月3日。
- 〈快嘴惹禍！ASOS批評西門町都是窮學生 恐遭抵制〉，東森新聞報，<http://www.ettoday.com/2004/01/29/10845-1578637.htm>，2004年1月29日。
- 〈范瑋琪、張韶涵合拍MV《如果的事》，戲中大搞蕾絲邊〉，<http://www.ewe.com.cn/article.php/3872>，2005年06月29日。